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三目錄 外編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臺省

前言

丘濬曰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于察院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有十三道各該監察御史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宗衛幷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又曰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于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爲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牴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持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于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于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陸文裕公曰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此意雖善而不圓使十旬之內無事可言須強語耶夫御史之言當考其當否與大小不當拘其疏數與遠近

皇甫汸曰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制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聽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晉之庭

若屈軼之指佞夫鷹鸇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鷺彰其發隱冠豸示以觸邪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累解綬而亡韋轂瞻其威稜臺諫欽其風采庶幾鮑薛之概焉自昔孔光之奏董回發其奸邪任昉之按劉整數其釁稔亦可以服息動色矣

李學曾曰太祖之設六科都給事中及諸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以警畏百官外列十三道監察御史出則巡視方岳入則彈壓百僚雖與都御史相涉而非其屬官直名某道不繫之都察院事得專達都御史不得預知也此皆聖祖建官制事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之司廣聰明之德其任六科十三道者亦非細也況官小則勉于其職員衆則爭于進言雖有朋黨之徒不能人人盡箝其口而結其心陰寓激勸誘掖之法甚深遠也夫六科爲天子親吏敍進遷轉立疏名請旨吏部不得預聞也考滿給由但經吏部都察院亦不得舉置也至于御史以監察院冠御史而入道都御史不過考其刑名授職既而出巡畢必各道掌道御史參考無推好避事情由合呈

都御史題令回道管事不盡由都御史也至于舉劾大臣建言利病見任堂上都御史當劾即劾仍回避具劾揭帖與之都御史不敢不受是不得箝制也六科係近侍官原非都御史所可舉廢十三道御史係風憲官得互相糾劾都御史本科本道掌印官原無劾奏給事中御史之言百餘年來成法既定凡兩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職者俱得劾奏或入班面劾及諸人有不公不法俱當劾奏此舊制也我祖宗所以許科道劾官或會章或獨舉者正以人情好惡而偏正事勢所關有離合此或不言彼必言之廣進人言暗消朋黨也事須會本舉劾萬一有偏執誤拗之人或奸邪險巧之黨蠱惑衆聽暗主一詞是科道終無劾官之舉矣

萬曆十一年山西道監察御史魏允貞曰今之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之寄者也然言責豈易勝哉其人正人則其言忠言所敷陳者必天下之永利所參駁者必天下之大政所登焉者必天下之大賢所彈劾者必天下之巨奸夫然後國是藉其重而世道蒙其福也人心不古稍稍

反常而張居正輔政以來其風愈下竊聞之科道缺多知必行選則預
在内中書博士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縣等官訪其才性便給工媚而
善逢迎他日必爲我用如何也才性和緩不言人過失他日不爲我患
如何也其有慷慨之負氣蓄忠憤而抱戇直者不與玆選其偶有照顧
不及問察所遺誤以忠直之士入其選者又多方鉗制百計消磨或斥
之外或加之罪如傅應禎劉臺等皆是也故其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
近鄉人親友死黨有所欲爲則託之昌言有所欲去則託之論罷卽今
言官所論于鯨李選是也始之不愼遺玷淸班臣愚謂陛下宜痛懲前
弊當選之年吏部科道官查據履歷賢否而又于才幹操守之外博行
延訪以不通京書不受知權門剛果有名節者爲一等以練達世務明
解朝章忠實内有識見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才弗得與焉當選之
日吏部都察院公同會考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人見識宏
遠者爲一等議論激切不避權貴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名弗得與
焉歷代以來以諱言而釀亂者常十九以直言而僨事者未之什一也

奈何直求而不直取乎且國家之設臺諫欲其披肝瀝膽耶欲其緘口結舌耶欲其緘結則已如欲披肝瀝膽也則豈奴顏婢膝之士所能爲哉故始遴之法必毋設防于太直而姑借口于近厚則庶乎得其人矣萬曆十七年南京廣西道御史黃仁榮曰大臣當爲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小節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卽欲沿以爲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參罰況大明會典不載憲綱不列原非祖宗舊制皇上過聽吳時來欲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箝制之端啓壅蔽之漸也況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于槪行者關臣職掌安敢默默不言我祖宗設兩京都察院自都御史有十三道御史都御史固得參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劾都御史均以論劾爲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讀通志考見唐御史蕭至中彈蘇味道贓行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誰白哉御

史之不白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靖二年吏部侍郎何孟春都
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璁條議大體肅皇帝謂張璁等所上留中未發安
得先知孟春時中等伏罪言璁先以私藁示人且有副本在通政司故
臣等知之肅皇帝因戒通政司職司封納何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
則私藁又可先知耶今年二月內都察院一本議覆人心不古等事奉
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明旨輒先傳寫者不但罪及傳寫人役且幷
原奏官罷斥之夫未奉明旨者旣不得傳寫而未經聖覽者又可投揭
耶肅皇帝之舊典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且投揭之不便者
三不必者二近事可監者一御史章疏皇上尙未息省都御史先得傳
觀不敬莫大乎是非獨臣等有所憚而不敢卽都御史亦安敢當之而
不疑也一不便南都去闕下一千餘里往來遲速之期預難計算非若
北院朝進疏而夕達聰聽比也一有傳播百㱏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
非貪贓壞法則狥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當虞反噬語曰
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御史風聞論人行

止于奪議覆于該部取裁于聖斷卽有未當御史當負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劾官員卽有權貴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狥御史言之都御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論劾吏部侍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覩之大搜竇疏之人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遡來章疏或至途中而追返或至闕下而不投總之私藁先傳可緩而止此臣所謂可監也故會典止載凡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詳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至于論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志忠卑卑耳尚能駁執臺綱不肯關白李之志忠劾罷欽明與成嘉等而剛正爲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爲朝廷執三尺法豈肯以承嘉自待臣等雖至愚安敢自處至忠之下哉雖然臣猶有深慨焉嘗覩胡世寧薦霍韜爲都御史謂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私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于今非但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

萬曆十九年河南道監察御史陳登雲曰近世言官壬午以前怵于成憲而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于情面化眞爲佞就中豈無剛直君子而竽瑟不投枘鑿不入或以病免或以罪斥或以外補或以內察二十年來言官以剛直轉京堂者百一二耳乃背公植黨搖尾乞憐如公論所詆七豺八狗言官顧居其半焉夫言路何等清要臺諫何等清華而令人辱之至此尚安望明目張膽爲國家鋤大姦殲巨蠹乎茲幸朝政清明鷹犬之儔摘發幾盡各道廓清言路遺羞孰若愼之于始進之時爲言路增重方今推官知縣徵召而候考選者多已見朝臣念職事相關輒以瞽聵具奏用爲部院考選之助焉夫行取科道惟擇才賢原不論資格也若必謂歲貢行爲不可少而中科之賢者反在所遺矣亦不拘地方也若必謂遐方僻域不可少而畿輔大省之賢者反在所遺矣各官之薦章雖可據安知薦剡所由來者盡出于公道而不靠牆壁乎故薦數多寡當核其實也張東暘條議雖可行安知徵書所蒐羅者盡稱國士而無庸衆人乎故衙門內外當重其才也自季春鬮以前如壬午

如戊子推官爲行取首者皆首列吏垣皆掛吏議豈知縣中之才品無有出于推官之右者乎故行取之序不必拘也言官以言爲職也以練習朝章通達世務而後列于臺諫章奏始有可觀自今部院審考之時如法彌封從公校閱倘有辭理不暢識見不足者無輕授以科道而後言官可望其得人故章疏之試不可畧也臣猶記癸未之秋疏上次日而臣始知拜御史矣乃今則過堂甫畢試卷未納而某爲科某爲道皆已先傳皆已預報恬然不以爲異故關防之法所當嚴也己丑選科者半由賄囑今之萬萬無敢行賄雖有賄將安用之然座主薦主同鄉同年假公典而售私囑者不可不察也至于柔佞者狥情而有譽剛直者任怨而招尤柔佞者赫著聲華而譏不能免于去後剛直者淳流蔚屋而名不能動于縉紳持衡者于此平之懸鑒者于此照之君子小人十得八九蓋未有柔佞于外官而能剛直于言路亦未有名推官名知縣而不能爲名御史名諫官者也臣故以爲科道之品格當事者急宜辨之于早而不可以柔佞先剛直也臣又聞宋司馬光有曰臺諫天下第

一等官須擇不受富貴重惜名節曉知治體者而後主德有裨朝政多
賴旨哉此語或選擇臺諫之要訣歟夫始進既慎臺諫必無匪人而職
掌不明新進者何所適從焉蓋科臣職掌專封駁而兼糾彈臺臣職掌
專糾彈而兼申理今申理者糾彈者參駁者從來不廢而糾臣于科塲
一事參駁獨多若封還詔書自是諫垣故事近因部臣反汗何科臣不
爲職掌一執奏也臺臣兩上彈章俱久留中不下夫臺臣之言合公論
則當行其言背公論則當懲其妄奈何漫無可否使人莫測其端倪耶
臣故曰職掌當明夫職掌既明臺諫必鮮尸位而陞遷不議將來者何
所鼓勸焉蓋御史試職理刑仍考實授不堪者另改別衙門祖宗慎重
御史一官比科臣猶爲吃緊今爲科臣之遷轉稍速科臣之體貎稍隆
而人情遂有所輕軒矣夫體貎誠難驟改然計俸遷轉獨不可與科臣
同日論乎先朝薛瑄韓文爲臺數年始陞僉事今且朝爲科道夕而外
補僉事卽有公論不容贓私狼籍者亦概補方面不幾于以方面爲汚
垢之藪乎臣故曰陞遷當議他如附炎熱而效詔婦望風旨而肆攻排

拾唾餘使人厭棄條陳鄙瑣資人笑談若前人所譏尋龍打虎先雞鵝之類必將遺臭萬年而孝子慈孫不能改矣是故毋違事亦毋尋事毋畏人亦毋凌人內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氣庶幾哉眞諫官眞御史或不徒捐辭于古人而得躬逢于今日乎

萬曆十九年吏科左給事中鍾羽正曰大臣之去留一惟宸斷而吏科恆置疏保留非諛也而有時乎爲諛而以諛視之宜矣上不足爲大臣重而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邇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義留之而非是類也吏科羅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爲可惜乃無故發端而突然爲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爲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既不足爲知交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邇自今惟夢卜之求捐辭之嘆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舉之端可乎又曰陞轉之塗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則訾議叢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眞疾不許告疾即告也吏部于覆

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眞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眞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徼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又曰堂上官赴科畫本此累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卽各部亦不以爲曲而吏部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免也宜仍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亢而吏科獨不坐人以爲自陳三謨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議也宜復其舊可也

萬曆二十年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曰前官之陞轉後來之觀望雖忠臣不爲祿爵勸然勵世磨鈍實藉于此近年以來臣衙門何其雜也有掌印內外之陞其初不爲無意然久而趨避因之內外止緣俸次超陞則因有俸次而僥倖者矣資深乃有閏陞則有假閏陞而僥倖者矣吏科而必內陞則有覬內陞而僥倖者矣考察差用而以功勞陞則有假功勞而僥倖者矣至于年例尤多可議公而出者十七私而出者十三

如萬自約輩至今公論未平也夫使後來觀而法之意見不定而趨避之是不啓妄心乎近者吏部欲破錮習而不知者尚有悠悠之議則請自臣始吏科不必內陞內外不必拘俸考察差用皆職所當爲不必敘勞資深不必超閏年例不必陰示權折凡有陞遷皆以章疏之是非公論之賢不肖定之前者先杜僥倖庶後者有所觀法此趨向之當議者也御史先試職而後考實授非制乎考而刑名未練則再考之屢考而不諳則改之如荊光裕易以巽輩可舉也及近雖考乃視爲虛文假以市德卽四十八人而無復再考亦無復改之別衙門者是廢小而媚下也至于議差近而美者趨遠而惡者避數年以來喧然未已作俑者可恨已夫御史臺法司也考而廢法又焉用法差而得私何所不私如是而風憲不稍損乎臣請嚴實授之考公註差之例使新進者習刑名之實而杜窺避之念此臺規之當議者古今取士皆用身言科道取儀容聲音之善非可度影響也實親見親聞之行取各官部有考都察院河南道有見兩臣衙門諮訪同也會議同也乃足跡不全何以說焉臣憶

昔年諮訪蓋有指少爲老指聰明爲盲瞶者此不親見聞之弊也夫使吏科而無舊典則不當訪之必訪也奈何斬一見也臣近遇河南道舉諸臣儀容聲音歷歷在前而臣茫然莫曉始覺缺此舉矣請得照臺中之例赴朝後詣科一見似不爲多事也此聞見之當眞者也

萬曆三十五年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曰朝廷所以待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罪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宜降出行遣若不報是非不問來歷則是者旣不得見之施行非者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乎宋任伯雨爲右正言半年上一百八十疏尙不足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爲緘口可也故今之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于事第存此一段議論其心無益世道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弊破奸人主之利刃也不行則不利挫其鋒銳一頑鐵而已一旦有奸人朋比躲詭誰爲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斬城狐而斷國狗乎

鄒智曰臣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

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迹若鸞鵠問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謫隨之其誰吾聽嗚乎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後引咎以歸于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召對接之以温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兼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于是乎開矣

范琭曰太祖高皇帝特置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來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旅進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爲輕率以緘口爲得體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言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斥嗇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濫有如温造之劾李佑者乎姦佞果盛有如朱

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于時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頹靡至此可爲太息臣請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首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智術高明獻納乎允足以弼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于人品雖伊尹周公之聖晏嬰裴度之賢亦爲今之棄人矣夫旣因言選官必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效職官不徒設

董份曰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爲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營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糾彈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

其諸按事則皆察院如故而十三道稱臺中即所謂臺院者也予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稱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至治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于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之時自非本末顚躓之人孰不效而爲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旣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其指暢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巽耎遷避者旣多以自容而其憤懣之衷謇諤之志亦皆舒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諍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世納己于正者確然自信于時人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蕙之易化也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諍之臣亦可以自觀矣

往行 附

撫按

前言

彭公韶曰昔在帝王統御天下旣羅布郡國以惠元元而又時遣王人巡行方內問民疾苦拔幽滯詰戎兵除寇暴若監督然其或臨制之久則有專官不泛遣皆所以綱維治安于斯世者也漢以來若征鎮行臺督府制閫之設是矣我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菑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按迄事而止無定員宣德年以關中江南地□而要始命官更替巡按不復罷去正統間爲南方盜起北虜犯邊于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

往行

正統元年右僉都御史李濬巡撫遼東是時有隨辦文書御史李杲而濬與巡按御史邵嵩有隙嵩將滿懼濬留之乃貽書杲求解濬微聞之以詰杲索其書杲答以無有又語抵侵濬怒發其事杲懼亡歸京因逮

嵩俱下獄論嵩贖徒杲贖杖有旨奪嵩官杲調外任正統十二年南京給事中御史論劾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周銓御史傅霖楊永及胡鑑銜銓鉗束誘諸御史同論銓銓奏辨行勘問以病死于獄下刑部當霖永罪給財產之半贍銓家鑑贖徒復職爲從者御史辛浩潘英左輔聞人謨張斌張禮楊觀王紹宗儀溥張承翰給事中劉煒等六人俱贖徒復職詔霖永處決劉煒如擬而胡鑑特發鐵嶺衛軍左輔等諸御史皆降邊遠驛丞夫錦衣之參法司之擬豈直以誣告律坐言官耶而不究風聞言事之訓馬順金濂已爲承振竪指矣乃猶以爲輕而加凌焉何也

景泰七年北直隸提學御史張諫試順義諸生于通州察院時巡撫順永都御史李賓之父封太僕卿爲其少子諸生貫托優取諫不聽賓聞而馳至通州値諫考試士杜門不納賓毀門入手毆之諫上疏具其事逮諫及賓父至錦衣獄鞫而釋之仍杖諫二十夫李公以私事囑風憲而毆辱之乃不加之罪剔歷八座者踰二十年何也弘治初調監察御

史姜洪爲山西夏縣知縣洪巡按湖廣與總督漕運都御史秦紘因公事文移相激紘批詞云劄付湖廣布政司經歷司轉呈巡按監察御史姜洪照詳施行洪亦批云布政司星馳差人咨稟淮安總督漕運官早行處置毋致臨期有誤國用紘奏洪越禮不遜事下都察院刑科參紘紛擾自傷大體督察院亦言巡按御史令經歷司轉達巡撫都御史于事體無礙上以事干名分命吏部會議之于是吏部尚書王恕等言洪詞失大體刑科都察院詞涉偏向上曰洪批詞不遜有失大體難居風憲調外任刑科都察院僉書官偏向不公各罰俸一月祖宗朝其待巡撫與巡按體統懸絕如此今幾于倒置矣

巡撫

前言

何孟春曰國初各處未嘗有巡撫官宣德間始以侍郎都御史爲之時惟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有常置其他布政司詔遣有時一年二年而皆回今秩皆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則皆有常置矣今之巡撫即魏之

慰撫大使隋之宣撫大使唐之存撫安撫使也宋亦時命焉而今爲重邊方領制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勑紙以便宜行事二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昔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謹擇人久于其任彥博等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諸道使臣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効顯著則增秩賜金簡漫不職則削官奪賜乘驛入奏更互赴闕呂祖謙至著以爲一代良法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爲加重其人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切見吏部推各處巡撫都御史該腹裏會户部該邊方會兵部揣比停當而後上請親擇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能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多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劾庶務未及興革席未及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撫爲哉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一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

臣以今日觀之京官分曹列署察案稽查似無不久任之弊外官若不久其任卽已不得久其用下不沾其惠欲行久任之道于外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官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請卽腹裏邊方爲限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以一次赴闕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以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蕃錫而慰遣之其在不職科道得指實而論之夫巡撫擇其人于先而久其任于終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賜之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必爲有益地方以無負陛下者矣他日股肱輔弼亦必多得人而不肖以徒手幸博崇級厚祿者無有矣

萬曆十一年吏科給事中鄒元標疏曰水旱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牘亦既爛然矣蠲恤之詔屢下閭閻之困已甚此其故何歟臣以爲其機不在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足以使民富強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惶惶若是哉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附摩鞠育與生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古來名臣出而鎮撫

惟悶悶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飢饉有勸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不使散之四方者絕不以塵宵旰在則民德去則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賞朽骨冤魂叫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嚴催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剜肉補瘡啼泣箠笞縲紲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算下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爲有虛而爲實人皆曰干城之器揮霍之才生民痛癢漫不相關謂撫之義何雖然其原始于任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爲加重簡擇其人猶懼非任乃今任者一得內補垂涎京堂既得京堂坐列開府未得如農夫之望歲既得如拱璧之在抱患得患失之心重爲國爲民之念輕伏願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民之無辜陛擢惟必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爲上諸冒濫鑽刺輭熟可厭者絕勿使並其現任事地方者除各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勑都察院轉行各處撫臣須存

大臣之體思撫摩之義以安養休息爲主以愛民節用爲本以正身率
屬爲先水災地方其所減征者猶有田之民也有地無立錐褐無完裳
夕無宿舂者可念也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其法可陳也有煢獨
鰥寡顛連無告挾持通衢者可憫也古有責令有司收撫移流者其義
可知也闢田里課農桑厚風俗嚴貪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年
終將賑過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蹟造爲成册解院無視爲文具政安
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雖有水旱不能爲異雖有災異不足爲
害矣林聰撫山東大同周忱撫蘇松常鎭旱乾水溢何日無之然惠流
民安西境晏然彼其不豈皆賢百執事哉撫臣者百執事之表也表端
則影正源潔則流清百執事雖欲不兢兢奉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
不如得一賢巡撫有一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臣故曰撫臣之當飭
也

往行

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

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品明年爲正二品于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繫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爲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于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參贊巡撫各鎮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爲恒矣

李侃字希正順天府東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爲都給事中己巳之變一時言官奮發言事侃居其間多所建白景泰中嘗

面糾戶部尚書金濂格詔斂罪有旨宥之侃滕行近前厲聲言濂罪不可宥遂下濂獄英廟復辟巡撫山西首奏巡按御史李傑不職傑除名

巡按

前言

胡世寧曰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臣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稟命于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于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于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曰候于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

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日則京堂之陞矣既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彈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祿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而爲之興利備患耶

萬曆元年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傅頤曰憲綱一書九十五條我祖宗列聖精思詳訂必爲風憲官法程者至矣嘉靖間又該先臣張孚敬汪鋐王廷相先後奉旨復議增入至詳極備使風憲官明此以事上則爲盡忠明此以出政則爲盡職但法行既久人心易玩今之都御史御史果能盡舉其職如憲綱所載者乎臣亦不敢謂其然也即如三司與巡撫相見禮儀臣向見陝西一處猶三司東西分坐御史上坐茲事之甚細者尚彼此不遵憲綱況其大者乎且憲綱肇自洪武歷年既久九十五條之中已有不可行者如各省鄉試不許御史干預今監臨之任專寄于御史蓋因時制宜即明詔所謂不得不然者又如諸臣中明憲綱

定擬巡按滿日造册二十八條若督捕過盜賊若干名督修過塘壩若干所禁約過賭博若干起禁革過奢侈若干事等件皆有司之事巡按不過督率乃盡入册徒費紙劄執此考察亦屬瑣碎只宜撮其大者斯爲得體臣愚乞將新舊憲綱再加參酌時宜應照舊者照舊應申明者申明應删削者删削應釐正者釐正仍申飭各員官着實舉行庶簡要正大可謂之綱而奉行振揚不愧于憲矣

汪鋐疏曰風俗莫善于儉約莫不善于奢侈居官者奢侈則必貪爲士者奢侈則必淫富者以奢侈而遂貧貧者以奢侈而爲盜風俗之弊惟奢侈爲甚茲欲移風易俗變奢侈而爲儉約非委任權力之重不可爲也御史奉皇上之命巡按一方令必行禁必止風俗轉移變化之機彼實能握之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躬行儉約率先一方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于有司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易之仍遵照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典承差陸路並騎驛驢水路應付遞轉船並不得扛擡四轎乘坐船凡可減省者無不減省然

後行令司府州縣官吏軍民等悉從儉約凡飲食宴會服飾車馬婚姻喪祭等項俱有品節限制不得過爲侈靡一切縱欲敗度踰禮犯分之事無不禁革如是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爲侈用不乘站船而乘坐船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憲綱以致地方官民人等無所觀法奢縱如舊臣等查訪得實參劾治罪一 謹禮度伏覩憲綱內一款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官來拜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廷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御史回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廷至後堂御史坐左方面官坐右又一款指揮運使運同知府知州問答之際不許行跪禮近蒙皇上欽准事例又復申明前規奈何巡按御史不能遵依方面傍坐運使等官行跪禮猶循舊轍合無今後務要遵依憲綱及欽准事例所定禮儀一洗數十年弊陋之習則名正而人心安紀綱自振法令自行如再抗違詢訪得實參奏治罪

王錫爵曰愚嘗讀史而嘆齊威王得御臣之術也齊威王委政以來國人不治矣當是時即墨大夫最賢而左右乃日毀之也威王使人視之

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賢也則召而詔之曰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夫封之萬家阿大夫最不肖而左右乃日譽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不闢民貧苦趙攻鄄不救衛取薛不知不肖也則召而詔之曰子其厚事吾左右以求譽夫烹之譽者並烹之譽阿者即毀即墨者也于是羣臣震恐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夫即墨賢封賢阿烹不肖可矣而私毀私譽之必誅豈非讒妬者即壞政之原朋淫者乃假手之道哉驩兜之放于崇山也其罪不可考見獨故常舉共工耳而舜亦自言其概讒說殄行也由此言之威王之所以奮其飛鳴以警動臣工者其即舜之術歟今夫倉公之用藥也將欲使之去邪而保正則必先制其性炮炙浸漬靡不備至苟不制伏而惟其性之所爲則將橫登爛縱邪氣益張正氣益耗幾何其不溘然以斃也君之用人何以異此天下司府州縣官吏賢否獨在撫按臣訾聞郵報矣其舉者必方面大官也不然必進士州縣官也不然必其突梯韋脂善爲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其劾者必州縣小官也不然必舉人方面也不然必其

倔強倨亢不善爲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是故東方明矣卑詞而候于門屏斥蓋輿擯棄錦繡鴈行避影鵠立臨廁傴僂唯諾口吶吶如有吞則大官莫不皆然況小官乎何者祈舉而免劾也使車至矣喘汗而迎于途抱糒視膳望塵展拜羞品極水陸供帳擬王者凡所以悅耳目娛心意者纖悉俱備則進士莫不皆然況舉人以下乎何者祈舉而免劾也夫官進士薰灼未艾吾之舉者常在焉而又遠之以媚小官舉貢止泊有所吾之劾者常在焉而亦邀之以媚是以玉石混淆邪正雜揉公道榛塞人心幾幸此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天下如此其大矣賢人君子如此其不少矣而臣安敢妄有以詆之哉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臣嘗迹其事矣蒿藋成林倉庚告匱田野未見其闢也糟糠不厭短褐不完人民未見給也官怠而不勤吏奸而侯賄事未見其不留也貧苦失職閭里呻吟百姓未見其寧也天下一家固無敵國相侵之寇然郊門之外盜賊日屠鄉聚老幼係累戾夫爲之涕下典兵者未嘗遣一卒以援之緩急其可使乎皆

往往被舉矣此臣所以妄議之也夫媸妍因乎強弱則剛者吐而弱者茹美惡視乎苦甘則佞人登而直人遠豺狼載道祥豕爲辜貍鼠同遊狐惑變態使遇威王必無幸矣且藥未有不制而可用者也臣願陛下攬虞爵之權收齊王之柄審舉劾之司重巡按之責如所謂使人視阿卽墨之爲者然後以作刑則公道昭明誰不懷畏而又操執乾綱專治刺舉之吏則其制乎御史卽所制天下郡縣也彼天下至廣人主安能盡知故寄耳目于左右目瞽而黑白不殊耳聵而淫雅相混則是必天子自爲而後可耶甚矣人之不忠也天子固無自爲之理而左右又不可盡信然則齊威之術亦以其異于舜而棄之哉

萬曆元年吏科給事中湯聘尹曰查盤一節猶所當重國家大計錢穀爲重故一犯侵欺者必議罪追賠然其間坐侵與實侵情有不同實侵者設役親領起解而入已花費眇視常法坐損官儲其罪在不疑無容論矣若坐侵則係管徵錢糧其或未完有各戶拖欠恃頑不依期限者有迫于凶儉催督雖急而小民無措者有田地飛灑戶存虛糧而征追

如故令包賠補納者有佃戶奸猾收成之後即日逃亡無從追攝者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未必皆管徵者之侵欺也若查盤者不逐一詳審而槪以侵坐之使終身禁繫飢斃獄中至于捐廬墓鬻妻孥而終不得完其哀戚又誰控訴耶即有欽恤使出爲之問釋爲之末減然受困固已極矣每府州縣官一經上司委以查盤其間有過爲逢迎者以括索爲風裁以深文爲實幹奉行者慨文移之雜沓抵罪者苦株連之不勝不知小民何辜令被累至此極也且一院之清查未幾而別院之承委即纏拘追隸繫迄無寧日問罪成招連坐千人譬之人之一身其有疾之膚攻刺方已而旋及于他所幾無完膚奈之何不索元氣而成痼疾也豈特供應之繁費事權之紛錯而已哉

萬曆六年刑部主事管志道曰守令賢否責在監司今之巡撫巡按監司之領袖也而按臣實代天子巡狩人尤重之其流弊大略有六古者天子親自巡狩尚令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以七品使臣爲行方域體貌嚴重叩若帝閽所恃以通民情者不過投

文放告而已風俗之盛衰閭閻之疾苦邈不相關即有中年二異其能知乎故曰民情迥隔洪武中勅令縣自清理里甲州清縣府清州布政司清府所屬按察司清布政司所屬至按察司耳目存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汚吏及無籍頑民巡按御史方乃是清故百司各得其職而文移亦省後來巡按不知大體而好攬諸司之權百凡大小刑名俱令中詳定奪于是簿書山積而精神疲于檢閱矣且充軍定衛自有巡撫官遣徒定驛自有分巡官如其不公曷不論劾而奈之何以展轉文移困有司也惟眞雜犯死罪當由按院詳允然亦稍簡矣以閱案批駁之餘功詳激揚舉劾之實政不尤愈乎故曰案牘太繁朝廷設撫按本以糾察百司之職業今致以職業爲第二義而惟事趨承凡按臣巡歷所至則分巡分守兩道官必隨之兩直隸既有撫按又有巡鹽巡江清軍屯馬等諸察院則兵備等官東參西謁朝送夕迎碌碌奔走迄無寧日而各官推官不復理本府之刑事于答應巡按矣府州縣出郭送迎遠者至數十里外當其按臨之日則百事俱廢多方逢迎臣爲諸

生時親見一縣官詔事按臣至以貂皮飾溺器以茵褥鋪廁中按臣受而安之晏如也旣以詔導有司而復望其舉劾之公焉可得哉故曰趨承太過撫按會同舉劾其耳目必有所寄非不委司府州縣互相糾察而其實皆起于所親信之一官也一官旣開賢否餘官展轉雷同而流言且逮于京師矣至于訪拏兇惡則憲臣委耳目于推官推官委耳目于胥隸各處水陸要衝多買賣于窩家又胥隸之耳目也朝通賂以買入暮通風以賣出大奸漏網良善被誣釀禍匪細臣舊歲過淮揚則聞理刑廳積年黠隸威焰薰灼縣佐官以侍教生之刺謁投者其椽人可知矣此輩如城狐社鼠不可攻發又如吳中之打行齊燕之響馬賊江淮楚越之豪俠巨盜有司以激變爲虞多遺于耳目之外其何責于憲訪也故曰耳目大偏古所稱循吏類以息盜安民務本抑末爲首務今賢守令之騰薦剡者不絕而民窮盜起風俗日敝豈政事與民俗不相關耶臣竊惑之蓋今憲臣督責有司自送迎參謁之外不過征錢糧理詞頌而已有司方救過彌縫之不暇奚暇及生民遠圖間有務實政者

或以剛直見忤或以悃愊啓侮多寘之下等而善事上官起赫赫譽者不久據要路得以是非而榮辱之矣此風不息天下事臣不知所終也故曰名實太淆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而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至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夫方面官大計京師必以素服參部院堂上官蓋倣成周冕服朝天子囚服歸司寇之意至于王官出使雖序于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太守等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按臣之後京朝官始薄郡守矣且兩司之素服非以聽舉劾之故乎都御史曷嘗不舉致仕官與劾京朝官豈亦以素服見也知府之屈膝非以聽考察之故乎然五品堂卿翰林六科等官曷嘗不受察之吏部何以無跪參之例也雖禮數末節不必深較然緣此長諂曲之風隳正直之氣且令人不樂久居其官而吏治寖不如古害豈小哉又撫按出巡不分府州縣正佐官跪迎道旁倘值風雨即知府亦陷膝汚泥中尤爲非體臣謂憲節過驛則驛官迎之抵郊則府

州縣首領官迎之足矣掌印官民事庫獄爲重使其入公署而後參有何不可而令其僕僕于車塵馬足間豈所以示衆庶見也故曰憲綱太峻去此六弊而徐反國初之法庶可以責百司之實政矣

萬曆六年廣東僉事管志道曰一據勑諭令至于所屬軍衛及五品以下官敢有違誤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參奏拏問今查各處兵巡道並未聞有一參奏拏問者豈軍衛有司悉無違誤哉蓋重于違撫按而輕于爲制書也撫按官欲盡攬司道之權又樂其違制書而惡其違已則亦當分任其咎矣臣既奉勑諭卽宜遵行幸而地方無虞屬官守法臣斷不多方摭拾以傷太和倘其中有當參奏及拏問者臣亦先關白督撫通同巡按御史如其從公舉行何必功自己出萬一撫按官有所阿狥則法則制書固在也臣敢故違以負委任又曰一據憲綱內一款各衛指揮鹽運使同知各府知府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上手立對拜鹽運司副使判官各府同知通判推官各州知州同知判官各縣知縣及守禦千戶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中立答拜各衛幷鹽運司各府州首領官

各縣縣丞主簿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起身舉手各縣典史及倉
場庫務等官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坐受舉手仍不許運使知府
等官行跪禮明例昭然何可違也今唯待運副府同而下猶循憲綱之
舊而運使知府待之非復憲綱矣臣今備員分巡官正當與巡按御史
漸復舊制除指揮多係紈袴子弟宜稍抑其驕情外其知府若猝與對
揖恐各省直御史以爲不便合無照欽定知府見恤刑郎中事例聽其
庭參而免其跪布政司官自執屬官禮不與見御史及按察司官典同
仍乞頒行天下一體遵守又曰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
官來見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延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
坐右及御史回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後堂御史坐左方
面官坐右此實英宣二廟欽定成規也後因兩司避撫按舉劾輒自抑
其體統當其往拜御史則左右坐典如憲綱及御史回望則南面而坐
方面官北面而陪至于初見用脚色手本乃屬官參監司之禮也御史
與方面官原係賓主而與按察司又係僚友顧初相見亦以手本此尤

大悖憲綱不可爲例若謂以舉劾故當知履歷而然則科道官皆應拾遺京堂者亦令其以手本見乎此臣之所未解也且既稱分庭抗禮而服不皆錦繡下馬不皆儀門送出不皆上馬名實乖戾臣雖不佞既從方面官之後不敢不遵憲綱之舊其文移往來除督撫當行批仰司道仍用呈詳外巡按御史既于司道官頡頏豈得用呈詳體式且同事一方互相糾察按院亦無批行司道之理唯關欽降勘合內事件按院勢難獨理者方可送至該道問明結報耳

萬曆十一年吏科給事中鄒元標曰省之職職在封駁其有隳節敗度骫法狥私容臣等共相交勉以圖報塞供奉輦轂依邇天憲乃臺臣之弊則可爲長嘆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且不可得而屈其節槪足徵也出巡三楚致暇惟手抄性理其清操足覘也一時人物淳龐臣思及此未常不瀧瀧毛竖年來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掃地剝生靈脂膏以媚要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囊折儀千萬視爲箪豆郵使絡繹逖遍列省贖鍰不足佐之公帑公帑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輒曰辦事薦

揚之恐後拂志者輒曰無爲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此數用之者旣如泥沙取之者又安得不盡錙銖上有盜竊之行則下又安得有自殖之民無惑乎杼軸空虛而飢餓者衆也迹之所薦者大貪大惡而其所劾者小貪小過其不反唇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斧立百職事之上也不特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者有臣如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爲嚴戢源不正而末流益濫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濟濟蹌蹌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爲職以忘身奉公爲念臣願陛下渙德音下明詔召內閣大臣直書弊端倣正統宣德年間勅諭事例懸之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而威令弛也回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爲上仍將憲綱事例重爲糾正如饋遺所不免者揆之道義無溢常度牌坊所必建者關係風化無得概施操守端則憲紀肅憲紀肅則羣吏畏懾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取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或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爲國雖相爭如虎不害其爲同孳孳爲利雖情係骨肉不

害其爲異臣言雖異臣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爲朝廷耳目臣矣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芥眯目天地易位矣耳者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塞耳鐘鼓弗聞矣耳目之官不清而欲糾羣吏之貪酷拯生靈之疾苦是借聽于聾求視于盲也國初遣御史巡行郡縣我太祖諭之曰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當恤民疾苦據法守正未有公帑空虛而民得安者亦未有昏夜乞哀而謂之守正者臣故曰憲紀之當肅也

萬曆十八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達曰君子相逢不發交際似若無害于義者但邇年以來沿襲故套日甚一日遂爲必不可發之典往來過客悉加問勞督撫衙門時有饋遺夫巡按御史非有私藏可自辦也即有供應官銀其多幾何不能已而取于郡縣之積貯不曰有罪贖鍰則曰無礙官銀夫贖鍰信不可動矣即官銀安有無礙者哉取之有司則有司得以覘記將之吏丞則吏丞孰不見聞幸無敗露于心已厚愧矣萬一發覺三尺之法具在亦何逭于顯戮哉夫以交際細事而冒此不測之禍必非自愛者所樂爲也況巡按御史奉命暫出不過一年儼

然一過客也觀其在撫臣曰任在按臣曰差主客有攸辨者若名其爲客則過往縉紳不必以客而加問餽若以客自處則督撫禮遇不必以客而報主人古稱鷙鳥無朋貞松不倚御史象之矣胡爲乎有交際哉但舊規相襲遽難違衆非奉有明旨而人以爲問而懼其疎此其牢不可破不得不仰祈于明禁者一也

又曰按臣事體重大最忌泄露故內班監書門廚不許給假換班有經年越歲不得問室家面親識者良亦苦矣夫按臣受恩圖報不恤其私宜也彼小人者安可責以大義故舊規犒賞優厚正以羈縻其心使之用命焉耳然犒金取之于紙贖多寡定之于按臣者欲厚給之則嫌大濫欲薄與之則足以買怨彼按臣懸身于千里孤子之地而寄命于怨不在明之手是以寧處其厚不處其薄凡以爲自全計耳臣以爲與其議多寡以狥無厭之心不若勒定額以是莫踰之望合無于隨從監生書吏每季議定工食衣鞋之費令司府額設備辦除衣鞋解院外其餘銀兩令各役出院之日徑自給領則輕重不出於吾手而恩怨不結于

彼心且使按臣無市恩濫予之名而屬下絕假公取鍰之議此舊規之最關心迹不得不仰祈于明禁者

萬曆二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曰十三道爲言路關係禮樂政刑罔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恆用年深遞來定爲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掌道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兩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劄委掌管一年爲滿卽准算差倘遇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衆思集中忠益廣大政大議其有所賴矣乎此澄清之總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兩京爲根本重地十三省爲紀綱尊司官箴民隱御史肩之稱隆重矣故事御史之按巡也必中差始請

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差憲度森然莫敢紊者近見臺
規成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
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
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即甚遐方不擬代焉不循次者非果南北不易
處焉差鮮獵等人之欲速豈非蕩蕩平平光明正大之憲猷乎守此而
練習弛張整齊藩翰人人敦琴鶴之風省省奏青聽之續方隅依藉豈
其微乎此澄清分憲所當議處者二也其三曰御史之巡城臣觀居重
要地孰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爲喧鬧設者事有奸弊依法送
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緝盜捕賊坐鋪大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
查問九門官吏多勒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參奏打點鑽送嘉靖
間例也至于禁止科斂詐騙裁抑豪横奸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
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
替差必制一年憲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專心成務以遏此城社之狐
鼠救此輦轂之瘡痍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托立爲歲册以報滿政斯

都人胥冗之谷絲蠶食之輻輳冀可彈壓之有資矣

往行

嘉靖初臺官漸廣舉刺大冢宰熊公浹曰非制也其病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爲令

建言上

前言

魏莊渠曰近世奏議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或一篇古文詞惟胡端敏論事剴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宜究心焉

鄒守益曰自古立國以忠義爲元氣高帝誥天下首以君臣同游其言曰拾君之失繩君之愆補君之缺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所以鼓天下之氣以鞏億萬載丕基其宏且遠乎夫諫行言聽身名俱全豈獨人臣之願亦國家之福也碎其身而完其名猶足以報主恩而振士氣若夫挫節敗名以希寵偷生綴不自愛如宗社生靈何方逆彬煽毒禍出叵測而一時駢首就杖以不與爲恥高廟棫樸之澤具可徵也然高位厚

祿就非豐芑之道使與羣僚同心未必至此酷而忍于效尤以貢諛豈
先老明斥新進競顧蘭芷荼蕙乘時以化乎化以通變日譀日遁以君
令莫違爲忠以喪元無裨于國彼迂淺者以子幼避而巧者以親老解
所謂流芳不磨果當在若輩耶
陳鐩曰杜莘老嘗嘆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故言其次是欺
其心不敬其君者也論天下第二事已謂自欺其心賊其君矣異時若
上疏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凌雲巾方舃響糖獅子乞省士大夫宴
會逐南戲子乞省士大夫相見揖拜之禮乞添額取進士若是者不知
天下事第幾等耶朱子曰今世人材若所謂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
新秤停到第四五等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成事故某向謂姓名
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由此觀之天下第一流人乃能
論天下第一等事也
鄭善夫嘗與尺書曰前代以直言得譴者他日公論一定多起爲美官
而天下之事士亦以此多而修之近世士大夫亦每效之以矯美名于

一時及其貶竄則皆慰之曰是何傷哉是固仕宦之第一等也其人亦自謂曰吾讀書之能事者畢矣不死則希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揭日月而行以取捷徑士君子立身事君而可如是哉

嘉靖□□年余珊曰祖宗以來內設六科十三道外設按察司等官以司糾舉雖寓專責之意于科道初不以諫名官蓋欲人人得以盡言而不徒科道為然也比來降心未懲其忿逆耳或動諸顏不勝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卽今朝野以目無復汲黯張綱之流矣臣聞唐相李絳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蓋恐不測之禍及于身且由此言觀之則今之諫官獎之使言尚恐不及況訶責貶斥而死徙之誰肯不為自便之計而務為危言以取辱哉

王愼中曰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

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哀職之賢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改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于君之說羣而銷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受任也若夫畏逢殃爲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爲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爲思其位無益于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爲是說以自解脫且議論不明于世而節義不立于朝其失蓋由此

陸文定公曰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刺宜搜隱慝捕風失實以此求過難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

又曰少年愼無喜事余初登春闈榜時先輩謂余曰凡廷對自有體古今稱第一直言者賈誼次則劉蕡此二人有何建立

于慎行曰夫救人之溺必扶其髮救人之焚必撤其室何者小有所忌則大有所阻也君德之寛猛不同人情之順逆亦異彼人主有所憤怒欲致之死必有一種意見自以爲是而救者但言其無罪而不當誅是與人主爭矣與人主爭事之是非其勢尚緩與人主爭人之死生而不能勝則與己殺之者一間耳故必順其所怒以片語隨之則其怒易解而後徐開其不當死之狀以使之自悟則其言易從此救焚拯溺之法也如以捉髮爲不恭而吟誦于水上以撤屋爲有損而揖讓于火旁其足以殺人也甚于水火可不畏哉

又曰唐敬宗即位鄠令崔發以誤捦內使爲中官所毆有詔繫獄言官爭上書救之且請正中官于法皆不見聽宰相李逢吉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貫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此各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何爲不赦乃釋發罪仍慰勞其母既欲幸東都朝臣諫者甚衆皆不見聽已遣使除道決意

必行裴度從容言曰國家並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陛下倘欲巡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不行此二事可爲大臣告君之法矣蓋大臣之諫與言官不同言官之體主于力爭而不慮事之成否大臣之體期于必從而不計言之直巽故其不同如此孔子論諫曰吾待諷焉此大臣之義也

又曰險人之術多端如畏人之中已常先發以制之使其計不行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嘗言袁盎盎之兄子說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會文帝出趙談驂乘袁盎伏車而諫泣使下車非史傳存兄子之謀則盎獨有直諫之名世豈知其故哉嗟夫世之爲折檻牽裾類此者政多耳

又曰夫爲人臣而諛其主者佞也然不謂之失體爲人臣而諛其大臣者諂也然未至于不臣唯有阿諂大臣而陰以其指規切人主則不臣之大者而世方以爲忠此不探其微者也方漢成帝溺于宴樂繼嗣不

立大將軍王商以貴戚之卿憂其縱欲不謂不忠也乃以至親難于數言使谷永等因天變上書後永以涼州刺史奏事京師上使尚書問所欲言永直言極諫其詞痛切亦不爲不忠也然鳳不得與霍光比隆而永不得與汲直同列者何以鳳之旨使言官而永受人之風旨以規切主上也夫受人之風旨而規切主上此與讒謟面諛之流異行而同情耳且當是時社稷安危所係孰有大于王氏者而永不敢一言乃徒以起左右之失責人主之過其情可知矣嗟夫經術之辱一至此哉

又曰人臣之匡君事無鉅細皆當預防然事自有大小如薛廣德之諫御船至欲以血汙車輪則太過矣乘船小事何關興廢而遽犯禮以諫事有大于此者胡以處之經生之迂如此

又曰京房之說元帝司馬公嘆其明白切至而不能悟主愚竊以爲房非善諫者也夫人臣敷奏之體與策士短長之術不同何也策士之說俛仰慶弔捭闔指畫其激昂逆耳之談有人之所不能堪者而以其談言微中有以入乎其心故不覺其折而從之也至于人臣之進諫惟明

白洞達至誠剴切如事之可否是非必直指而無所隱伏人之賢愚邪正必明諫而無所規避竭吾肝膽以悟主之志意至于言之聽否則不可以術取必也方房燕見之時欲發石顯之侫乃再三詰問人主使其詞窮情見以爲有可入之機乃從而指之自以爲善悟主者莫是過也不知以人情體之方其再三詰問之時人主已厭而不樂聞其應云云者勉強耳卽如一介之士偶有過舉爲之友者當密陳而直指之其人未有不感動者若當大衆聚會設爲發難之辭再三詰問以得其情而扼之則其人有不慙沮者卽唯唯受命其勉強耳况在人主之前哉孔子之論諫有五房不得一何也房之諫詰諫也司馬從而取之亦不知諫者矣

又曰韓侂胄當國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關係者言之曰聊以塞責耳觀此事正與近事相同可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此等建白豈但士大夫不屑觀卽人主閱歷日深深知底裏未有不厭而鄙之者平時局曲積爲君

上所窺一旦當大利病安危即有直言正諫之士犯顏廷爭亦將視爲套數而無所警惕皆此輩啓之也

又曰胡康侯爲侍從多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康侯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之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此論確矣然常人之情于事小不必言者往往毛舉瑣摭以塞其責至于利害所關衆所不敢言者則皆卷舌閉口不出一語故小事人所能言不爲難也

又曰賈易自程攻蘇語侵政府太后欲峻責之呂公著救免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于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他日當爲不救之症公著之語可謂有宰相之識矣然言者取厭人主亦自有說心非出于爲國而出于爲私議不出于己見而出于他人意在爲名而托之乎憂國計在避謗而托之乎爲名如此情狀不可枚舉人主臨御日久習見狎聞其厭而不欲聽固有以也夫使人主輕厭言者則當事者過而言者自爲人主

所厭則言者亦過

又曰朱文公上封事指斥時政孝宗大怒丞相趙雄解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此甚得拯救之法其言拒諫適以成名從來有此議論至于因而用之能否自見眞得任人之法夫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談之者易好名之士空言則辨實用則疎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因其事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之士橫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日起而在列卽欲把持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苦之而不能也乃設法排之而其名愈重有策者曰此易處也優之官階以報其屈抑如額而止然後累資以進使以職業自効則一當事任短長立見自顧不暇矣何必過爲褒崇亦何必驟加擯斥乎當事者不能用以致兩敗此有愧于趙相者矣

張鹵曰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俞不限君臣師錫疇咨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秦不妨互異惟其裨補于國靖獻于君終

底同心相成善治此侯應劉歆尚能以卑秩孤踪垂光漢史在祖宗時凡置法権政此意猶存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于各該與議官員通以手本晝知至期會于東闕該衙門掌印官于所當議事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爲應答輒筆不停閣輪書題稿再揖而退卽事已完成及既出闕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爲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具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不言與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眞如是之容默哉設心不過以一經出言便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一時隱忍之便寧甘爲誤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阿之私遂陷于欺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既自愧其良心而堯舜之誅復難容于盛世愚謂宜勅下各部將會議時期略少停延更望勅該部將諸臣各疏疏各刊刻爲幅于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付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氏空其下方會其于所應議事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如以爲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爲應止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己見勿相通謀至會議之日各持所

議與面商同即其事實考據議論歸着經略斷案意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術學力固亦可概見如有不得與議而令自爲疏亦聽從各便若尚有慣習輭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矣然後各部彙萃爲冊再加斷案具疏覆題皇上須更俯察羣言愼加宸斷庶國是昭明人心咸達則古帝王與我祖宗稽衆從人之善復自我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其永賴矣

申文定公答馮瀛海巡按書曰上方厲威嚴臨江遂獲奇禍自後論劾之疏公當斟酌或有相知者均宜告以其意吾輩豈可導上誅戮哉

又答徐文江巡按書曰前有旨令兩臺論人贓私須訪究明確而比來尚延故套動輒盈千近萬少亦數百若據新例無不應遣戍者盡法則太苛概寬則不信朝廷何以令天下乎公此後論劾幸先覈實如贓果合例遣戍亦何惜也

又答沈練城巡撫書曰參劾有司贓數至于千萬人命不下百十每奏上輒欲械治有遣戍者論死者蓋上意方欲彊主威而重懲貪酷之吏

論者謂當以實應使罰當其辜不宜以風聞耳若過于搜求以累無辜豈可哉游食之徒持齋聚會此當解散禁戢如概謂之妖言叛逆則寃矣此二事皆非用法之平者釐正爲當

皇甫汸曰近觀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捷翁無而爲有也鄰鐵市虎疑而爲信也殺青無雨薏苡懷珠似而爲眞也展季覆寒目以爲挑子瑕弃疾坐以爲矯此泥其迹而不量其心也或希旨于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于寵衰若子虔之責商君或逞忿于己私若劉洽之詆孝綽或媒孽乎善類若牢修之排元禮旣乏劉隗切直之義復罕傅盛率直之辭謠諑鄙言每汚尺牘帷闥穢行亦濫惠文明主聽讒當加欺慢之誅詩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社憑不肖罔疎蠅點單微羣賢株逮雖衆口易鑠而百足不僵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材與倒置之嘆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夏鍭曰言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

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
愈鮮而名者幷歸于人主之一身矣是以忠臣者固喜薄其名非但樂
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臣之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
豈願已之完好而遺主上以疵玷哉大不得已也
葉向高曰文章非經世具也有足經世者惟奏議之文大之以創典敷
猷回天轉日次之亦指事披衷箴違糾慝故當其効即一言而世道關
焉蓋自西漢以來其重久矣然其流也浮放而鮮情枝蔓而失體聽之
纚纚而覆之功實無有當者非忠心爲質而欲希不朽之業亦難矣故
嘗謂世道三變臣子之進言者亦有三難其始則主上冲齡神叢暫借
宮府之奸合而操柄以塞忠諫之口則言者難既而城社屏除政歸當
宁百司庶職將順爲忠于是逆鱗忌攖虞門稀闢四方封事稍稍報罷
則言者又難駢至今日穆清遠隔天聽日高如神之志慮非臣下所易
窺致有取忤單辭而終身擯廢公車之牘十上而九留中則言者愈難
矣

又曰建言之途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控揣
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不能爲也論人之
言辦別黑白指陳微隱搜城社抉神叢非讜正嫉邪之士不能爲也乃
其言復有犯顏苦口攖鱗觸威往往自敗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節
骨鯁之士不能爲也乃其言復有睽有合有遇有不遇挈而程之論事
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諍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
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巳不數人人又不數言言
又不數用然則忠言嘉謀之售于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難聽
言尤難亦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明文皇帝常命儒臣輯歷代
名臣奏議因論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
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衰之故盡于是矣今堂簾日隔造膝
稀聞所藉以效忠抒誠匡維補救惟章疏一事而奏牘滋煩扞格滋甚
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于前代者余竊悲焉故宇宙棋局也奏議譜也
今旁觀者見有善着而苦于當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成着而苦于旁

覩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

又曰諫之途多端其大指不過曰婉曰直世之言曰寬主宜直嚴主宜婉主俞宜直主咈宜婉是殆不盡然也夫主嚴也而爲婉言將以爲順而憂違不深惟其故矣夫事嚴主而當咈逆此非直言不可也嚴主負過人之姿而具絕世之識其于事雖有得有失然是非之致固自明也其于人言雖有納有吐然忠佞之根固自辨也吾言直則必以爲不欺以爲無隱執于心者可以理奪逆于理者可以誠動矣昔之稱戇直者無如汲黯黯所事何如主乃多欲仁義之言雖怪其妄發而社稷臣之許千古嘆息而爲臣主之殊知黯非直言何以有此

王文肅公曰今天下攘攘皆爭于建言而其實皆以近來留中疏多士大夫陰利其無害而藉以爲名若直據忠肝義膽故攖逆鱗趨死杖下則前有楊椒山後有鄒南皋要使主上知人臣亦有不爲爵勸而祿勉者未必非格心一助也

張居正曰張進本一火者耳酒潑放肆送守備笞撻之革其管事法如是足矣卽下之于理亦不過問一不應而止而紛紛論列何爲者哉且凡臺諫文章必相與爭國家大事關係理亂者今以一酒醉內官而南北臺諫閧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羣虎捕羊殊可笑也

馮公琦曰夫人臣奉公盡職樹立之謂何輕以發之見事風生無所規避毛舉苛細不關大體重以持之含垢納汙出入委蛇磊落英偉之氣惰靡而不可振兩者皆無當詎足爲官重哉昔陽城數年不論朝事止欲以焚麻一事震動朝野所謂函牛之鼎善于用大疎節闊目勿論也谷永孔光指摘宮闈細及廄馬乘輿而大綱鉅要何默默耶五升之籌而操牛刀以割之亦瑣于持論矣予謂丈夫遭時遇主當天下盤錯轇轕之會天日矢心恢澄其度屹若萬石之泉而又以萬鈞之弩持其氣然後衡之以道鑑之以識相機而發乘時而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若仲山甫之事君也夙夜匪懈柔不茹剛不吐而袞職有闕則補之以今言官而得若人詎不足爲官重哉

又曰世謂廷諍不如成事蓋出于陳平今日面折廷諍臣不如君異日安劉氏君不知臣嗟乎平之幸而中也知士多謀多成而慮有還直士絕慮無還自古以廣之中庸成克之中立者豈少哉直士不難賜劍賜玦皎然明其獨是然後持正論者日強而且前且卻者不敢反踵故陵所欲為則平成之平所未必為則陵激之凡人主有所欲為而人臣爭之強欲竟為則不可欲止則恥詘于下後有人持婉辭以進人主常喜而從之乃其意則當直諫時固已自知其不可夫入機以直動而出機以婉發直諫之功在人主意搖搖不動之始而婉言之功在人主旣定而未發之後唐穆宗欲罪崔發羣臣爭言不可上不懌則不懌而上固知其不可故李逢吉一言而發立得釋矣

又曰言路之塞也人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為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羣下與之為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詘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收伏在

草莽者百餘人于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

又曰天下之患養成與激成者正半若是英明之主則不患其養而患其激獨可以從容轉動而微防其不然眞見眞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

又曰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于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今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不必盡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僨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爲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今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今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行之行之難易相去遠矣

又疏略曰皇上初政誠心以任大僚虛心以延讜論何嘗持不斷之意積不報之牘哉所以致此諸臣有不能辭其咎者公卿大臣平日受高爵厚祿不能積至誠以感格君父其咎一臨事氣欠和平詞多支蔓不能納約自牖以開悟君父其咎二謀身給于奉公狥人多于狥國任德不肯任怨務名不肯務實情狀如此何以取信君父其咎三小臣惟恐

大臣有權大臣惟恐小臣有言以致職掌與議論兩輕大臣與小臣兩
詘相忌相傾互爭互敗何以取重于君父其咎四懷顧忌則自甘于不
言窺機竅則自附于敢言事事類于寒蟬旣虧風節人人託于鳴鳳亦
涉雷同跡已相符語又近瀆安得不取厭于君父其咎五以外庭而測
中禁聞未必眞以平世而談危世事未遽驗一言不眞則疑羣言皆妄
一事未驗則疑羣事皆虛事未信于心言多逆于耳安得不取忤于君
父其咎六以此責諸臣當自無辭然其咎難諉而其心亦有可原者皇
上但見前後相舛上下相左若有意于爲欺爲抗遂欲極力以裁抑之
始而惡妄言已而惡直言久之言皆不入矣始而黜陪推已而命別推
久之人多不用矣臣觀皇上初原是如彼則知皇上初心的不如此上
心不欲爲此而爲羣臣所激以至此下之罪也上偶爾一爲之而爲羣
臣所激遂至堅持不肯自還亦下之罪也總之羣臣望皇上太高持之
太急皇上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羣臣伎倆才品與夫相排相詆
之狀皆積爲皇上所窺而皇上用舍舉錯一切務爲不可窺測于是上

下不相信之形成矣下呈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肯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久之上下之情澹然漠然不復相涉臣請以君臣之眞情言之人臣任事進言皆職也任而精神注于事中言而忠誠溢于言外非出于不得不然而出于不忍不怨者情也人君用人亦須有一段眞就相倚相信更無疑忌鄙薄之意參乎其間方其用也情在委任及其退也情在體悉今羣臣自反所以事皇上與皇上所以待臣子者其情何如哉夫人主一人也而羣臣至衆譬之山之高者其峯必高衆土衆石環相擁附而後其勢尊其基固今羣臣日渙散于下而明主日孤立于上如不操之舟久而孔漏日開如不張之弓久而篇膠漸解萬一有危疑難處之事誰與謀之隱微難暴之衷誰與明之近年召對既少朝講久虛君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而章疏又多不報即使事至上前毫無中格而明主意旨何由下宣一疏遲一事誤矣一官缺一事廢矣積少則多積小則大不知所誤者人主之事歟人臣之事歟自古稱某朝君臣相得人才衆多以爲其國榮某朝君臣隔絕人才衰乏

以爲其國辱今舉天下無一可用之言無一可重之臣諸臣之處于京國如寄耳數年之後且老且去烟消雲散而明主獨存青史書之曰萬曆中君臣隔絕如此人才衰乏如此是名也人主當之歟人臣當之歟且夫綜覈者國家之大利而偷安者人臣之所甚便也綜覈者利在速決偷安者利在不斷今章疏留中推舉不報人臣職業得以推諉朝廷功罪無所責成是與人臣以偷安之便而國家反不得收綜覈之利故今日爲庸臣甚易爲忠孝甚難爲塞責之忠臣甚易爲濟事之忠臣甚難自古人主未有不愛惜忠臣之理第所爲効忠者誠不足而戇有餘矯枉過正以自離于君父遂疑天下士大夫不爲己用而久之亦遂以爲無足用者矣臣願羣臣退而自反也欲効忠謨本爲國事何爲上下相激反致齟齬亦願皇上深思羣臣之言自是朝廷事一時意見不到何足久置于懷何苦以朝廷之事與臣下爲慸今反于此則臣下之論自平而君父之氣亦平矣

又曰因建言而謫官則可已謫官而建言則不可悠悠世情相積相忌

彼將以我爲沽名彼將以我爲好事彼將以我爲可已而不已彼將以我爲有所益于前而有所邀于後縱使言中機宜事應措置傳之四方能讀至終篇熟計利害者幾人曉人讀之將賞其言疑其心不曉人讀之將疑其心併廢其言且倭奴事在海外終惟懸斷兵事多變呼吸萬端安能一一盡合疏中與當事合者則已申飭矣與當事不合者又不必見聽謫官如胡少參范僉憲李主政支別駕皆有疏來或止而未上或上而不覆士大夫相目以爲套數卽深謀遠略計畫誠足採第恐當事未能畢舉取人于形跡之外耳

又曰本章者臣子所以陳于君父之前而輸忠效悃者也取其足以達宸聽通下情已耳歷代名臣奏議皆明白正大垂之至今乃比來諸臣建白往往有過于修飾過于冗長過于奇僻過于隱秘悁忿者臣等以爲皆宜禁如作字必依正韻不得間寫古字如裁作財駮作駁之類用語必出經史不得引用子書反雜以小說俚語之類薦章但論其行能政業之實不得以海嶽風雲麟鳳金玉等語過于虛稱參劾但指其貪

鄙俗謬之實止用散文逐一開列不得以牽合排偶文致人罪論事必須明顯不得有陰摘其人而隱其名姓及不直斥其人而微闡其事使互相疑貿而不可解者條陳利弊必須簡切不得有一事數語可了而反覆千言及敷演數項絕類一篇策套者又如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爭論私事是非必須公平不得有偏執成心而盛氣以求勝者蓋君臣之間貴于洞見底裏在下者披裏直諫則在上者一覽可决所關係于人心治體良非細故相應幷行申飭恭候命下臣等通行兩京各衙門及在外撫按官遵守自後章疏如仍踵前弊聽都察院及該科指名參治則不惟諸臣之奏議可還淳于前代奏朝上而夕報可行有冀于今日矣奉聖旨是本章字畫着查嘉靖八年體式行還刊印頒示題奏文詞本以宣上德達下情各宜據事直陳豈得詈情浮談駕虛失實非事君之體亦可使遠近臣民通曉遵守依擬嚴行申飭故違的指名參治
徐公顯卿曰壬午以前可謂諱言之朝壬午以後可謂輕言之世誠哉確論近來遠方學究上書萬言市井傭奴相率扣閽諸不在言職者率

穪言路阻塞而托之忠憤激烈以侵言路其意專以一時之裁抑圖異日之超躋不但新進制老成之命且弟子亟其師不顧焉獨不思劉楚碎首玉階尙不能逃八關十六子之誚方世之公論固在也

萬曆六年刑部主事管志道曰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于科道使之封駁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三途類選給事中等于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顧多直節敢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于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敎官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比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寖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官而重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其所由來者漸矣據臣釋褐以來所有彈章奏牘非出于科卽出于道曷嘗無言第見其劾一官則人必竊疑曰是所觀望而借以立名者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以塞責者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于利害以挺持之見而禁于雷同卒歸于與時浮沉違其初志倘芒穎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

而飾邊幅立崖岸則賢否同圂于其中而牢不可解卽如拾遺一節京
堂方面俱秩之尊于科道者拾之是矣部屬與科道相埒也科不拾道
道不拾科而獨拾部屬之易動者豈言官至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
言官不欲相殘以撓其氣也至于科道之已陞京堂方面者自當從公
論之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凡六科拾御史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
道亦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言官宜久庇其
黨乎此猶謂言路相攻不宜偏勝以遺奸也至如平時論劾凡官自科
中陞出者自方面至于侍郎纔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是
寧負朝廷不負先僚也御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
薦則終其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幣爲酬者是寧負朝
廷不負舉主者抑又有甚也如高拱之在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
廣布腹心于科道于是有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上
言大臣德政乎雖賴聖明亟逐潛杜此風而言路是非之難憑可槪見
已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能

庇己而蔑視公論也臣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祖宗朝內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不可悉紀臣姑舉外僚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武中條陳開國政體而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永樂中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于公道臣恐耳目之漸壅也以陛下之明達誠宜追祖宗朝盛舉開張聖聽博求讜言仍命大臣公其心以參訂之言苟不當也不以出于科道而遂議覆言苟當也不以出于各衙門而遂寢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弊嚴勅言官洗心易轍有弗悛者聽各官檢舉坐罪至于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官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卒卒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進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取歷觀祖宗盛朝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而其身則依然父母兄弟妻子所仰賴之身也曷忍其萬死一生于箠楚之下哉

此非所以全天地之和而慰祖宗在天之靈也願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即有以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赦在律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則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自薰蒸宇宙間矣

萬曆十五年吏部員外顧憲成曰竊見今之時凡非科道官而建言者世必詬之曰是出位曰是好名又曰是爲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韙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免考察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不知不求其故也臣嘗妄謂明興二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于他曹無論其遠即如我皇上莅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誦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禱已耳以求吳趙鄒阮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輒皇恐推避莫適爲首惟有謝罪不暇已耳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者曾不思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

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實章晰誼理剴篤言詞即皇上一覽而悟未可
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
以取厭有事不依違以取容牽車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由而售其說
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順而
惡逆者也況于居尊顯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令人辱有
一人焉獨拂其所喜干其所惡讜言正色侃侃不顧夫安得而不名高
也名高矣而當之者方苦于不堪厭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
而至摧折則天下咈然于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
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食肉者非盡賢與
能也而獨苛求于斯人欲甘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者矣又安得
而不姑舍是也故是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階其進
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言之錄其長
不疵其短褒其眞不嗔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
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徼

而亦何醜可羞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買名得以徼利又得以免考察者皆廟堂之爲也至于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求闊略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當其當之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又不滿足其意則曰爾以古人許我何不以古人自許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假令能士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罪下何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中楊廷相等條陳考察事宜意在痛懲矯激之非蓋亦有說第天下之大勢流俗之常情自是逆之者少順之者多不知是反而復彼此相尤其究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耳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

臣賢千載一時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是故彼一時也上下壅隔羣邪朋興雖無一事不出于私人皆以爲常此一時也上下廉恭中正彙集少有一事不出于公人皆以爲異此臣所以尤不容已于言也

萬曆三十五年禮科給事中戴章甫曰古人臣之告君徑直簡明辭約意盡具載三書可考也蓋疏者疏其義也義盡則止何假煩辭故諷切片言可以悟主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今中外言者動纍纍千百言一事而議論反覆滿楮淋漓一人而巧詆窮誹備極醜態組繪雖工覺多繁縟卽賈生之長策尚不敵其連篇董子之天人僅當其尺幅何不直陳石畫直指顯跡而顧以風聞之死生有無爲彼開辨局啓疑關也皇上萬幾殷繁多縈聖慮中外章奏積案盈牀而又以此繁蕪之辭以煩聖覽卽重瞳如電豈能十行下乎不盡覽則恐有遺奸欲盡覽則精神有限臣謂章疏之不便閱不卽下者恐瀆睿鑒而取厭擲也南宋士大夫多以文章議論不務成功寇在門庭猶議明堂而講官多言竟何益于

成敗之數哉高皇帝謂近來諸司奏狀多摭拾浮辭不便覽閱因令限字今即不能限字當令內外章奏刪去煩辭務崇簡約須求畫一無涉兩歧則聖覽易周聖裁易斷亦去文就質之一端也臣故謂煩言宜捐也人臣明諫顯諍何敢于隱隱者影響若謎令人猜度而中之者往因一二具臣不得其職言官欲默聳其良心而曲全其皮面于是以一二隱語諷刺而譏切之亦不失爲忠厚乃中其膏肓者固托病杜門而行跡疑似者亦惴惴不自安至異地傳聞者又誤猜啞謎以是猜度而中之者猜嫌并起機阱橫生不曰中傷同類則曰傾害詞臣不曰一計三賢則曰一驅兩敗飛語囂嘩中人如蟄含沙既射猶吐黑以覆身行蹤已微又欲掃而滅迹此又隱之隱者也言官轉在其機局中矣竊謂蘇程門客互相排擊遂致章蔡乘瑕釀成河北南渡之禍今釁孽已明其究不知何所底止況彼誠撞戀直斥之尚自厚顏顯排之更覺力大區區一二隱語豈能易柱而拔山乎伏乞皇上于凡一切彈章令直書事書名無襲蒙莊之寓言無蹈戰國之隱語則是非明白嫌怨不生士大

夫不至堅壁壘分門戶而操戈矛國家亦不至以天下爲黨又作覆局矣臣故謂隱語宜禁也

萬曆三十四年吏科給事中王元翰曰國家設科道兩衙門專司言責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徧人情之隱微難知豈無一二風聞言事者切見近年以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辨擾一辨未已繼以再辨再辨未已參以駡詈如此必盡糊言官之口不彈一人乃爲快乎夫刑賞聽之朝廷是非歸之公論若盡得揭辨而後昭明豈言者語語俱屬鑿空辨言事事粹白無可議乎殊非修省之道惟此風不已小臣傚效有至上書自敘其功日新月盛壞士大夫隄坊損朝廷威重成何世界臣愚以爲當嚴禁者此也

萬曆四十八年禮科署事楊漣疏曰古來文章有體要況于奏對尤貴疏明旨意昔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草而屬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恣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挽入

衆人或稱其地或彌其官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撫按劾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表特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先帝之厭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拳拳而先爲皇上告幷爲羣臣告也

萬曆四十八年御史史永安疏曰曩因否塞日久諫啓龎雜累牘無非鱗甲聚訟叢成鼎沸甚且鄙俚之談參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紫宸披離至此國體大乖矣夫辭尚體要自古重之況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

乎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可以盡裁如舉劾其人無遊射覆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九重之上萬幾之暇一覽無餘不思而得則聽者樂聽言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按人而疏計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相值泛而涉之謂支強而聒之謂譟言不由衷何以聳聽今批答及時對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則鱗可披勿顧慮而失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門寧就事而修達意之辭勿恣意而節不情之說大抵言期于利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事不必附清流使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